

面臨失敗的祕魯軍事革命

王建勳

壹 一九六八年軍事革命與左傾措施

古巴的赤化，已使拉丁美洲動盪不安。美國甘迺迪總統為應付古巴共黨的挑戰，發動「美洲進步聯盟」，但到一九六八年即宣告失敗。美國與拉丁美洲的複雜經濟關係，首先引起南美洲國家與美國意見的紛歧。拉丁美洲共黨勢力的蔓延，亦鼓動了拉丁美洲人民反美情緒的高漲。南美洲各國在面臨共黨動亂、經濟危機，而又無法解決的時候，民族主義興起，軍人領導國家政治已經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唯一方法。所以自推動「進步聯盟」以來，南美洲國家相繼的爆發軍事政變。南美洲各國的軍事政變，其反共態度原很明顯，祇是當他們挽救經濟危機，不能獲得美國在「經濟利益」方面更多讓步，以及更多的援助時，而又面臨共黨藉口反對「資本主義」侵略，其所造成日趨嚴重的國家混亂情勢，必要藉此表現國家的經濟獨立，以解除國家所能遭遇到的顛覆危機。

這種情形，在南美洲的祕魯表現的最為突出。因為祕魯曾首先引起南美洲國家的軍備競賽，招致美國不斷削減它的援助，並且祕魯與美國貿易，十年來首次出現逆差，財政危機惡化，都引起祕魯對美國不滿。祕魯亦產石油，雖產量不多（祇佔世界產量的〇·五%），但百分之八十為美資開採。僅美國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（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）所屬國際石油公司（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）在祕魯的開發，即有四十多年歷史。因而，祕魯「石油國有化」，即在這種情形下展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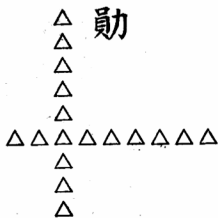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，祕魯軍方因不滿祕魯政府與「國際石油公司」之

談判，取消該公司所積欠之稅款，並使該公司獲得擴大活動範圍之有利條件，乃發動軍事政變，推翻貝隆德（Fernando Belaunde Terry）政府。然後軍事執政團推選陸軍司令瓦拉士柯（Juan Velasco Alvarado）為總統。在軍事政變後的第六天，瓦拉士柯即以「國際石油公司」多年前非法取得在祕魯的石油開採權為由，派軍佔領國際石油公司的布雷帕連納斯（Brea. Y. Parinas）油場，並沒收該公司所有財產。瓦拉士柯在當日告訴國人：「石油是我們的了。我們已恢復國家的尊嚴和主權。」

在接收國際石油公司以後，瓦拉士柯要在「反帝國主義」、「民族主義」和「社會改革」的目標上，拯救國家的落後。因此，他頒行很多革命法令，實行了很多的左傾措施，其中重要的有下列數項：

一、土地改革：祕魯一千五百萬人口中，有一半是農民。其中有百分之一的地主擁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可耕地。因而，大多數農民生活極為貧苦，尤其是安第斯山脈地區的農民為最。瓦拉士柯認為只有將農地重新分配，實行土地改革，才能解除農民疾苦。所以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六日，軍事政府以無償的方式沒收了三百廿五萬公頃的土地。至一九七四年，祕魯的土地改革計劃，已把一千五百萬英畝的耕地重新分配，逾一百萬人獲得自己的耕地。在土地改革中，瓦拉士柯亦創立了「合作社」（Simamos），以使安第斯山脈及沿海一帶的農民組織起來，參加他的革命行動。

二、教育改革：一九六九年二月，瓦拉士柯下令教育改革。他抑制學生參與學校決策，由政府所創立的「祕魯全國大學委員會」統一管制大學事務，對學生政治活動，採取嚴厲措施。他雖力主祕魯教育制度應加改革，包括延長小學教育為九年，增加職業訓練，改進教師訓練，及加強祕魯民族精神教育等。但因財源無着，未能徹底進行。



三、礦業國有：一九六九年九月，瓦拉士柯擬定礦業開發計劃，迫使外國擁有採礦權各公司增加生產。但結果，「美國精煉公司」(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.)因不能遵照條件行事，終於放棄了密希奇雷(Michiguilay)礦場。「蘭巴礦業公司」(Lampa Mining Co.)喪失了在柏倫圭拉(Berenguela)的開採權。「波斯柯公司」(Cerro de Pasco Corporation)亦被迫放棄「安達米那」(Antamina)、「塔雅」(Tintaya)、「西勒孔班巴」(Chalcombamba)及費羅班巴(Ferrobanba)的開採權。到一九七四年一月，瓦拉士柯在未提及是否給予補償下，宣佈將「波斯柯公司」收歸國有。「波斯柯」是秘魯最大的礦業公司，亦是南美洲最大的礦業公司。該公司在「一九七三年生產銅、鋁、鈹、金、銀及其他金屬，總值約二億多美元，佔秘魯礦產的百分之卅五。

四、漁業國有：近年來，秘魯漁業生產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已佔重要地位。但是美國漁船在秘魯沿海捕魚不斷增加，並且美國在秘魯的漁業投資亦逐漸集中，使秘魯漁業無法與其競爭。因而，一九七三年一月，瓦拉士柯宣佈漁業國有，亦使美國在秘魯的漁業投資遭到嚴重損失。

五、工商社會化：瓦拉士柯渴望獲得農民、民族主義的中層階級，以及共黨控制下的「勞工聯盟」的支持，而不斷的加深着「社會主義」色彩。所以他在「一九七一年五月，頒佈了在其改革措施裏最獨特的「工業社會法」。根據這項法令，工人可分享百分之十的利潤，公司百分之十五的收益，將為工業社會購買股份，若干年後，這種股份將在每種企業裏獲得百分之五十股權。由勞工所組成的「工業社會」，在股東大會上集體投票。至一九七三年七月，瓦拉士柯又在商店行號普遍成立「工業社會」。他強調此一改革是要消弭勞資間的衝突，堅持所有人民均應納入社會主流。

六、限制新聞自由：一九六九年十月卅日，瓦拉士柯頒佈新聞法規，嚴格限制新聞自由。一九七〇年三月，派警察查封前總統貝隆德影響下的「快報」(Expresso)和「號外報」(Extra)。「一九七〇年四月，驅逐報人阿蘭那(Elsa Arana)出境。一九七四年五月廿五日，瓦拉士柯實行報業國有，封閉了利馬最受敬重的加利達斯(Caretas)週刊，以及其他五家報紙，其中有最聲望的商業日報(Comerio)。然後將所有報社由政府接管。瓦拉士柯稱為「報業社會化」，指這一天是「新的自由日」。

面臨失敗的秘魯軍事革命

瓦拉士柯在內政上，除了在國家主權極端發展下，沒收外國公司、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、重要經濟部門及銀行均為國有、工商業社會化、以及新聞及報社由國家接管等措施外，在對外方面亦按其內部革命原則規定其外交政策：因為秘魯經常亦依靠漁業換取外匯，所以力主秘魯領海為兩百海里，為此時常拘捕在秘魯沿海作業的美國漁船。一九六九年，瓦拉士柯決定加入南美洲「安第斯共同市場」，以加強與智利、哥倫比亞、厄瓜多爾等國家的合作，來爭取經濟獨立，脫離美國的影響。為了表現外交政策的獨立，在軍事政變四個月後，即與蘇俄建立了外交關係；緊跟著又和其他六個東歐國家互派大使。一九七一年八月，秘魯違反「美洲國家組織」封鎖古巴的決議，單獨與古巴恢復邦交。同年七月秘魯參加「不結盟國家」行列，然後又與毛共、北韓、北越建立了外交關係。所以瓦拉士柯的內外政策，可說是已完全左傾。

貳 經濟危機與羣衆暴亂

雖然在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兩年，秘魯的經濟成長始終未能跟上人口的增加(每年百分之三·一)，但百分之六的經濟成長率，已經相當接近目標。一九七〇年，由於輸出的情況尚好，出超達二億六千萬美元，激發秘魯的經濟仍是一個「小景氣」的局面。但是「一九七〇年五月卅一日，安卡西(Ancash)省發生大地震，死亡達五萬人，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，使國民生產又恢復到一九六九年的水準。一九七〇年以後，由於石油國有化所造成美、秘關係僵持的局面，引起一些外國企業惴惴不安，外資裹足不前，很多在秘魯的外國公司減少投資和停止增加生產，而使佔秘魯出口收益百分之六十五的礦業生產大受影響。礦業除鋅之外，鐵、銀、銅等，六年來毫無發展。由於秘魯本身資金缺乏，技術落後，管理不善，「石油國有化」以後，非但不能增產，反而要依賴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的石油供應。因為經濟發展停滯不前，一九七三年的輸出大不如前，並且大量的入超，使其財政更為困難。一九七三年秘魯的外債高達十五億美元，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即增加五億美元。瓦拉士柯加緊對經濟的控制，但生產結構又無何改變，不僅不能刺激生產，亦無法抑制通貨膨脹：一九七四年通貨膨脹率已超出百分之廿五。

秘魯亦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，在經濟與社會問題上不斷發生衝突。文盲、失業以及鄉村的落後，更阻礙了社會的進步。瓦拉士柯要採取類似「馬克斯主義」的理論增加生產，幾萬個公務員在推動各項改革，反而形成一個官僚機構，不但增加了國家財政負擔，社會更趨混亂。而各項改革計劃的不週，不僅沒有效率，亦使人民的生活失去了保障。因而，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中湧入。雖然瓦拉士柯要改變農業結構，但農民們失去了地主的保護又不能獨立生產。結果農村社會更爲混亂，農產品產量大減，一九七四年，秘魯向國外進口了二億美元的糧食，才得以維持。從秘魯的經濟與社會現況而言，不僅是經濟發展停滯不前，充滿著貧苦的社會亦沒有什麼改變。而秘魯經過七年的劇變，很多等待尋找較好工作的農民，盤居在首都利馬的郊區，使利馬就好像是一個火藥庫，隨時都可能爆炸。

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的傍晚，在秘魯首都利馬由於一次警察的罷工，經過軍方的鎮壓，而引起羣衆大規模暴亂。警察的罷工是由於要求加薪所引起。警察的薪金一般是六千至七千蘇爾(Soles)，相等於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五美元。而他們要求增薪二千蘇爾，相等於五十美元。秘魯全國警察約有七千人，罷工的是駐在利馬維他里亞(Victoria)區的一千五百名警察。因爲警察罷工的行動引起武裝部隊的干預，當時聚集在利馬中心的羣衆即開始暴亂；他們焚燒旅館、攻擊已被政府接管的報社，並在鬧區向商店搶劫。在政府「當場射殺」搶掠者的命令下，軍隊向羣衆開火，並出動坦克及裝甲車輛遏止警察的罷工，鎮壓暴動的羣衆。經過武裝部隊十六小時的鎮壓，情勢始被控制，利馬情況逐漸恢復正常。但是這次暴亂，導致一百人死亡，並有四百人被捕。

根據一般報導，此次參與暴亂的羣衆中，多是來自於安第斯山脈一帶的失業羣衆，其中亦有不少青年是屬於左派領袖度雷所領導的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」份子。據說：「美洲人民革命同盟」與親毛共黨份子均曾在街頭煽動。

近年來，秘魯的城市早已進入騷亂。自一九七四年七月開始，街頭示威不停，並多次發生爆炸事件，亦曾有羣衆用石塊襲擊蘇俄使館。同年十二月二日，秘魯內閣總理兼外長賈林(Eduardo Mercado Jarin)亦曾遭暴徒襲擊，與他同車的漁業部長潭塔林(Javier Tantaléan)受傷，賈林幸免於

難。這些暴亂事件已顯示，瓦拉士柯所推行的激進改革措施，在秘魯人民心目中，已成爲一個阻礙社會進步的軍事獨裁政權。

參 美、秘談判與國有化的補償

一九六八年十月，秘魯爆發軍事政變，美國立刻終止了與秘魯的經濟與外交關係。但在十月十日，秘魯軍事政府沒收美國「國際石油公司」的財產，十月廿六日，美國即承認秘魯新政府，並派特使尼溫(John Irvin)前往秘魯與新政府談判。在雙方談判中，秘魯軍事政府對美國要求補償「國際石油公司」的損失不肯讓步，並不斷以砲艇攻擊在秘魯沿海作業的美國漁船。然而美國不願使秘魯事件擴大，七年來，美國一直在秘密中與秘魯協商，並儘可能的改善兩國關係；一九七〇年五月卅一日的秘魯大地震，美國曾立即大量援助。同年六月，尼克森總統夫人親自攜帶救濟物品和基金前往秘魯慰問。一九七〇年十月，美國和拉丁美洲國家舉行了一次聯合海軍大演習，秘魯亦曾派海軍單位參加。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，瓦拉士柯右腿麻痺，施行外科手術之際，美國亦曾派專家到利馬協助醫治。因而在「國際石油公司」爭執期間嚴重受損的美、秘關係已在逐漸的改善。

雖然美、秘關係逐漸緩和，但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三年，瓦拉士柯仍在加快步調推行各項左傾政策，尤其是繼續實行「礦業國有化」，使美、秘間的談判無何進展。然而一九七三年九月，智利軍事政變推翻了左傾的阿葉德政權以後，南美洲的情勢已有很大改變。智利軍事政變以後，智利、巴西、玻利維亞、巴拉圭及烏拉圭已籌劃組成一個南美洲的反共集團。瓦拉士柯認爲，如該等國家結合成南美反共集團，其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的影響，秘魯必首當其衝。因而瓦拉士柯即一面向美國妥協，一面引進蘇俄的軍事人員與武器，以預防南美反共國家的包圍。

蘇俄的軍事顧問很久以來均不被南美洲國家所接受，直到智利阿葉德政權被推翻，蘇俄的焦點才轉到了秘魯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，瓦拉士柯承認他的政府已向蘇俄購買戰車和其他武器，並有蘇俄軍事顧問進入秘魯，立刻引起南美其他鄰國的警惕；尤其是智利，唯恐秘魯利用這些新武器試圖奪回百年前「太平洋戰爭」所喪失的領土，而亦開始擴張軍備，呈現了智利與秘魯

敵對的緊張情勢。華盛頓雖認為祕魯與智利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小，但對南美洲所形成的軍備競賽却感到困擾。因而美國對於瓦拉士柯有意妥協亦作了很大讓步。終于一九七四年二月，雙方達成協議，除「國際石油公司」以外，祕魯同意對國有化的美國公司作有限度的補償，而美國則以長期低利貸款給祕魯作為此項補償的費用。

事實上，祕魯國有化措施所招致的資金缺乏，很多經濟發展計劃都無法進行。其中最重要的可可哈那（Cuscayane）銅礦的開發，以及鋪設輸油管的計劃，都不可能在預定的一九七六年前完成。因而在美、祕協議之後，祕魯已在試探，以不影響國家主權下，使美國資本重新回到祕魯開發亞馬森納（Amazoniane）地區的石油和南部的銅礦。一九七四年十月，瓦拉士柯在慶祝軍事革命週年紀念會上演說時曾表示，為避免混亂和在革命程序中引起其他問題，任何人都不應該懷疑政府的革命要顧及現實。然而在同年十一月，祕魯與日本簽訂經濟合作協定，准許日本以三億三千萬美元開發祕魯的天然資源，其內部的爭論，即引發了政治危機。

在起初，軍事執政團內部，並沒有公開鬥爭的現象，所有軍方都贊成瓦拉士柯領導改革。但是在沒收外國公司與國家控制經濟方面，在內部顯然有激進和溫和兩派。屬於激進派的主要有礦業動力部長馬勒多納多（Fernandez Maldonado）、商工業部長戴雷皮阿耐（Dellepiane）；屬於溫和派的有海空軍及總理兼外長賈林。當瓦拉士柯以鐵腕壓制新聞自由，接管利馬各報以後，爭論擴大。溫和派認為由於經濟的困難、社會的混亂，不可避免的要停止國家對經濟的控制，恢復與美國的經濟關係。而激進派認為，為了「石油國有化」與美國鬥爭了數年之久，而今又對美國讓步，則等於軍事革命的失敗。瓦拉士柯為平息這項爭論，他調換了一些高級軍事將領，海軍司令瓦卡斯（Luis Vargas Caballero）亦因之去職。一九七五年二月，內閣總理兼兼外長賈林退休，由莫哈利（Francisco Morales Bermudez）接替總理兼外長職務，亦是由此引起內部衝突的結果。

肆 展望

自從一九六八年軍事革命以來，祕魯沒有國會、沒有新聞自由、沒有選

面臨失敗的祕魯軍事革命

舉，甚至沒有健全的司法制度，瓦拉士柯完全依靠軍事首長的支持來掌握政權。左傾的瓦拉士柯推倒憲法就任總統，不能接受各方的批評，且愈來愈注重保衛他的權力，而逐漸給人以一種獨裁者的印象。而瓦拉士柯各項改革的最大失敗，乃是依據一個從上而下的方法，使用壓力，拚命的要推翻祕魯長久以來落後的經濟與社會結構，但他又不能以一種新的結構來代替。結果各項改革却成了「烏托邦」式的空想，造成更多的混亂。經過七年的祕魯軍事革命，城市中的工人、安第斯山脈以及沿海一帶的農民，生活並沒有什麼改善，此一事實是大多數祕魯人民對軍事政府不滿的原因。隨之而來的經濟困難與社會騷亂，內閣與軍中亦發生分裂。現在那些已被壓制的反對派——「人民行動黨」、「基督教民主黨」，以及「美洲人民革命聯盟」，亦逐漸匯合成一個統一的反對力量，與軍事政府抗衡。

祕魯軍事政府與共黨國家建交，接受蘇俄的軍事援助，並沒有獲得什麼好處，反而在南美洲形成孤立。祕魯與美國關係雖告緩和，國有化爭論未停，外資仍在觀望，難以解救當前的經濟困難。而此次警察罷工與羣眾暴亂的原因雖甚明顯，但祕魯軍事政府却有意把責任推向美國；祕魯政府發言人福洛（Oscar Foure）聲明利馬暴亂可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所為。美國駐祕魯大使狄恩（Robert Dean）已對此加以否認。今後美、祕關係的繼續改善，顯然還有困難。

為挽救當前經濟危機，避免內部分裂擴大，暴亂事件之後，瓦拉士柯已指令六個政府部門首長與一些高級軍事將領組成委員會，對「政治開放」與「人民參加」的計劃進行研究。祕魯軍事政府不信任文人和政黨領袖的作風從沒有改變，如今他欲先建立執政黨——「祕魯革命黨」，然後在不實行人民投票的原則下，恢復政黨的政治活動。但是負責這個政治運動的研究委員會仍只限於軍事人員，各政黨認為瓦拉士柯的「政治開放」計劃尚不能符合他們的要求，因而懷疑軍事政府只是為了暫時平息國內政治上的衝突，而發動的一項攻勢。

（一九七五年三月廿日脫稿）